

成都的锦江历史上有都江、内江、濯锦江、府河等名，是岷江流经成都市区的主要河流。它流经成都市郫都区、金牛区、锦江区、天府新区、眉山市彭山区，至眉山市彭山区江口镇汇入岷江。锦江自石堤堰至江口，全长115公里，流域面积2090平方公里。

锦江是成都文化的摇篮，成都城市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离不开锦江的滋润和哺育。千百年来，锦江孕育了天府成都的风土人情和物华天宝，也孕育了人与自然的美好诗篇。在水旱从人、不知饥馑的成都，历代诗人的名句荡漾在锦江碧波里，让人流连忘返。

“濯锦江边天下稀” 历代诗人笔下的锦江(上)

□许永强

李白的乡思

江与诗歌的交织，源于诗仙李白。

锦江之“锦”，得名于大名鼎鼎的蜀锦。“蚕丛及鱼凫，开国何茫然”，李白在著名的《蜀道难》里，阐述了蚕丛建国的悠久历史，从蚕丛教民蚕桑起，逐渐孕育了蜀锦文化。当然，中国的织锦文化是从蜀地起源的。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，秦王就命人在成都城内修筑了“锦官城”(又名锦城)，专门用于生产蜀锦，其管理织锦的官员则被命名为“锦官”。杜甫也有诗云：“晓看红湿处，花重锦官城。”早在西汉，蜀锦的品种、花色就已甚多，而且用途很广，行销全国。人们利用流经成都的锦江来濯锦，一时间，濯锦者沿江不绝。

李白从小在四川生活，他对锦江的书写，萦绕着乡音乡情、风味独具。

如《登锦城散花楼》：“暮雨向三峡，春江绕双流”。公元720年，青年李白游览成都，登上著名的散花楼，极目眺望，远山掩映中，锦水二江抱城，和谐美丽，一片欣欣向荣。李白的这首诗表达出一位青年的蓬勃朝气，此诗比后来杜甫的锦江诗歌，早了整整四十年，也是李白最早创作的诗歌之一。

还有如《荆门浮舟望蜀江》：“春水月峡来，浮舟望安极？正是桃花流，依然锦江水。”公元758年，李白终因参加永王璘的幕府获罪，流放夜郎(今贵州桐梓县一带)。公元759年，诗人在长流夜郎途中，行至夔州(今重庆奉节)白帝城，遇赦得释，于是乘舟东下，心情舒畅。他在荆州的江面上，极目远望，又想起家乡美丽的锦江。此时他心扉如同江面上桃花漂浮，那份舒畅，就像家乡的锦江带给他的最美好的春意。

不得不提的还有《上皇西巡南京歌十首》，这是李白的组诗作品。这组诗表达了诗人对成都的赞美，饱含乡思缕缕。如其四“地转锦江成渭水，天回玉垒作长安”；其五“万国同风共一时，锦江何谢曲江池”；其七“锦水东流绕锦城，星桥北挂象天星”。虽然关于这部组诗有很多不同的解读，但是，“锦江”一词出现



今日成都散花楼。张海摄

了多次，若非是深入骨髓、沁入心扉的钟爱，诗人岂会这般反复吟咏。

杜甫的慰藉

在唐代，锦江从府城下经过，成为护城河，故又称府河。那时候的锦江，是另一番的田园之美，江畔树木丛生、竹林遍野，芦苇中掩映着渔火，桤木深处点缀着鸟群，远处的人家鸡犬相闻，可谓是一幅和谐纯美的画卷：“背郭堂成荫白茅，缘江路熟俯青郊。桤林碍日吟风叶，笼竹和烟滴露梢。暂止飞鸟将数子，频来语燕定新巢。旁人错比扬雄宅，懒惰无心作解嘲。”公元760年，杜甫结束了颠沛流离，辗转来到浣花溪边建成草堂。堂成之日，他百感交集写下了这首《堂成》。

此后，锦江的美丽逐渐被文人墨客深深钟爱。以杜甫为例，他在成都居住了短短5年，却写下了247首诗，占其一生诗篇的六分之一。在这些作品中，有许许多多的诗句，道尽了锦江的万千情愫。如他在《绝句》中写道：“两个黄鹂鸣翠柳，一行白鹭上青天。窗含西岭千秋雪，门泊东吴万里船。”

浣花溪边，锦江清澈的画卷呈献给杜甫一片蓬勃的生机。两只黄鹂在翠绿的柳树间向着春意动情地歌唱，白鹭翱翔在蔚蓝的天空。恬静与闲适之际，这位大诗人坐在茅舍望见西岭上堆积着终年不化的积雪，也看见锦江停泊着可以到达东吴的船只。这时候的锦江，在杜甫笔下，犹如一种怅然却又疏解的心绪。

“水槛温江口，茅堂石笋西。移船先主庙，洗药浣沙溪。”(《绝句九首 其八》)暖阳将岷山深处流淌而来的江水变得温润之际，这位大诗人从草堂出发，赏过大石文化遗迹，乘船沿江而下，在昭烈帝庙前神思，在浣花溪头洗涤心灵。

在组诗《江畔独步寻花》之中，每一首都带有锦江江畔的花，或是寂寞无主，或是千朵万朵，千姿百态的花抚平了杜甫心中家国的创伤：“黄四娘家花满蹊，千朵万朵压枝低”“江深竹静两三家，多事红花映白花”“稠花乱蕊畏江滨，行步欹危实怕春”“繁枝容易纷纷落，嫩蕊商量细细开”。

“江涨柴门外，儿童报急流。下床高数尺，倚杖没中洲。”在《江涨》中，锦江让杜甫



今日位于锦江上的安顺廊桥。张海摄

想起生灵涂炭的中原，他望着肆意翻滚的波涛，写出了锦江性格中悲愤的一面。又如他在《登楼》中写道：“锦江春色来天地，玉垒浮云变古今。”那番风和日丽，与温润的江水一同，抚慰了无数苍黎的心灵。

杜甫与锦江相知、相望、相守的那份独特的真挚，在千年之后也被写进了诗篇。“锦水春风公占却，草堂人日我归来。”清代书法家、诗人何绍基所撰的这副对联，成为一座城市与一位诗人的约定。

刘禹锡的遐思

锦江闻名于世，许多诗人写蜀地，就会不约而同地提到峨眉、锦江等意象。如骆宾王的“峨眉山上月如眉，濯锦江中霞似锦”(《艳情代郭氏答卢照邻》)、宋代文豪黄庭坚的“西瞻岷山兮东望峨眉，锦江清且涟漪”(《送焦浚明》)、元人魏初的“峨眉山水色锦江春，剑壁空岚玉垒尘”(《送僧游蜀》)等等。

甚至，从未到过成都的唐代大诗人刘禹锡，也被濯锦之江的无限旖旎激发了想象，写下了著名的《浪淘沙》：“濯锦江边两岸花，春风吹浪正淘沙。女郎剪下鸳鸯锦，将向中流定晚霞。”

春天、蜀锦、织女、晚霞……当锦的艳丽与水的碧波相遇相融，天长日久，这一江碧水也变得五光十色，丽日下艳丽似锦，江也由此得名锦江。

张籍的点缀

“游锦江”的风俗可以追溯到唐宋。贞元十四年(798年)进士张籍，是唐代诗歌史上一位小有名气的诗人，他对锦江，有两种绯红的点缀，一是荔枝，二是木棉花。

张籍到成都游览时写的一首《成都曲》，描写了锦江畔真实而别致的生态人文画卷，留给成都人一幅最难以忘怀的追忆：“锦江近西烟水绿，新雨山头荔枝熟。万里桥边多酒家，游人爱向谁家宿。”

当年，雨水初停的锦江西岸，烟波浩瀚，不远处的山头似乎苍翠间有着红色的点缀，那是荔枝熟了。江边，万里桥一带有许多酒家，在哪家投宿更巴适呢？是啊，成都的美，有锦江自然和谐之美，也有市井人文和谐之美。这一抹荔

枝红的点缀，也被后世许多人牵挂着，如杨万里写道：“似闻郎罢对薰风，忽思锦江荔枝红。”(《送李君亮大著出守眉州》)

张籍另外一首《送蜀客》也十分有名，他在诗中写道：“蜀客南行祭碧鸡，木棉花发锦江西。”木棉，也就是四川人说的攀枝花，颜色火红，树干很高，又称英雄树。炽热火红的攀枝花，如同荔枝，如今在锦江畔几乎见不到了，但是我们可以想象，盛开攀枝花的锦江，又有怎样一幅动人的画卷。

薛涛的情怨

薛涛的锦江，与刘禹锡、张籍不同，是一种对家园的描写，可与李白杜甫笔下的描写不同，流露着女子独有的细腻和闺怨。春风里、锦江边、中唐时，那一位临水制笺、月下吟诗的诗魂，永远镌刻在这座城市的人文历史深处。

薛涛在《寄张元夫》中写道：“前溪独立后溪行，鹭识朱衣自不惊。借问人间愁寂意，伯牙弦绝已无声。”公元790年，从松潘回到成都的薛涛脱去乐籍，退居在浣花溪边。此时的她，内心已不再是旧日那个狂逸的才女。她常常一袭红衣，静静地徘徊、沉思，将满腔心思喃喃地述说给静静东流的锦江。她明白，人世间的一切都不如身边这一泓碧水干净。像安慰了杜甫那样，多年之后，锦江同样安慰着失意的薛涛。也许，这才是这条江真正的使命？安慰一切失意者，让他们在自己身边得到红尘里所没有的真诚、同情与陪伴。

然而，时光就像不息的流水，带给薛涛许多愁思、困难，当然也有不少欢乐。这让人想起四川作家艾芜先生的句子：“人也就的确像一条河一样，两岸随时都会有污秽的东西投了进去……它只有不停地向前流去，那些无法避免的秽物便自然被冲了开去……人也得像条河一样，歌着、唱着、笑着、欢乐着。”薛涛的生命就像不息的锦江，洗濯了尘埃，只留下才情和诗意。

正如元稹在《寄赠薛涛》中写道：“锦江滑腻蛾眉秀，幻出文君与薛涛。”没有锦江的清丽动人，就没有蜀中才女的诗情画意。